



論語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

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通攷**

程曰

復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愚按四非四勿先儒謂是懲忿窒慾工夫。道未至於聖人。不無待於禁止。克勝也。語錄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於禁止。

死向只是盡力舍己謂身之私欲也語錄問已私有二氣質之也人我忘克之類二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已而復反也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有故謂之私

文也胡氏曰節謂制度品級文謂儀章脈理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有禮專言者有偏言者某敬辭讓備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語錄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禮者有者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無形影故作此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教人有準則處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皆落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已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二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已便要復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可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踐倚是人欲克去踐倚而未能死

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非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通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歸猶與也又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爾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語錄克己復禮則天下以仁稱之非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揚氏以為皆在吾之雙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固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入荒皆在我關同意○蔡氏模曰天下之六人皆稟受此仁我直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使與天下之人人都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已而無少間斷是於此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





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其聽。箴曰：人有秉

則欲淨。表裏一實，自無所容。其力矣。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

於聽也。不可有要視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

於聽也。不可有要視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

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人有秉彝本

就性上說。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自然如此。

氣之感，而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陳氏曰：知指形

彼我之間，而無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語錄

以云：邪衷底引將去，所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外面裏來所

邪存誠，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內，實理於內也。通曰：眼在

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向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

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自之明，在內故惟在

定乃可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

靜專。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

闕要。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吉凶祭享，惟其所召。陳氏曰：門

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

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書曰：予口出好與，其蔡氏

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傷易，去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件，五

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語錄十四句。是不躁妄，方始

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

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

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件，五痛從頭起，至吉凶祭享，惟其所召。是就

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問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

快之謂躁，則傷於易。發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

數之謂妄，則傷於傾。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進出者，乃煩

躁而失也。蔡氏曰：易則妄，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

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件，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

○通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

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誠之於

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去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士語錄：哲人志

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

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

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

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

緊要。答曰：順理則裕，○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道。動箴那箇是

○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

無礙於中故於下故造反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陳氏曰雖  
之私則易陷於下故造反其涵養之功密矣常習與性成聖賢  
之謂也誠守之於思則其操存之力篤矣言本謂習於惡  
同歸而善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  
性也乃以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  
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微庵程氏曰物  
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  
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弱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呼交反破  
動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中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  
不必以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非非禮勿視勿聽於此  
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其所  
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  
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之心之動發禁禁躁妄及誠之於  
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  
則此仁之大用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音非至  
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禮天下歸仁之說  
必不能察夫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  
剛健則雖告以爲仁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  
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  
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饒氏曰視聽言動  
四者橫渠東銘只云言動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  
只是行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  
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  
言之都只動視是目之動聽是目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  
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  
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顏淵問仁。

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其效甚速而至大  
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其機在我而無難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請事孝之服膺而弗失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解出門使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怨二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

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言此之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

其怨猶有未至也此語極謹密論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下而用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得此則日用之間無如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極物上又

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為當然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

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

當刑矣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也若其真誠以刑加人非強所不

然有是是非如何都不得他無日此只說然得是底言或問弟子

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

仁者亦以其不怨則對而已遺人之死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怨以達之

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慶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

待人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去禮故云然蓋欲如所請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

是守之之法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

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有請中而後見形旬於外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動其

敬則其靜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

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特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

所不知而己所獨知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

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

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

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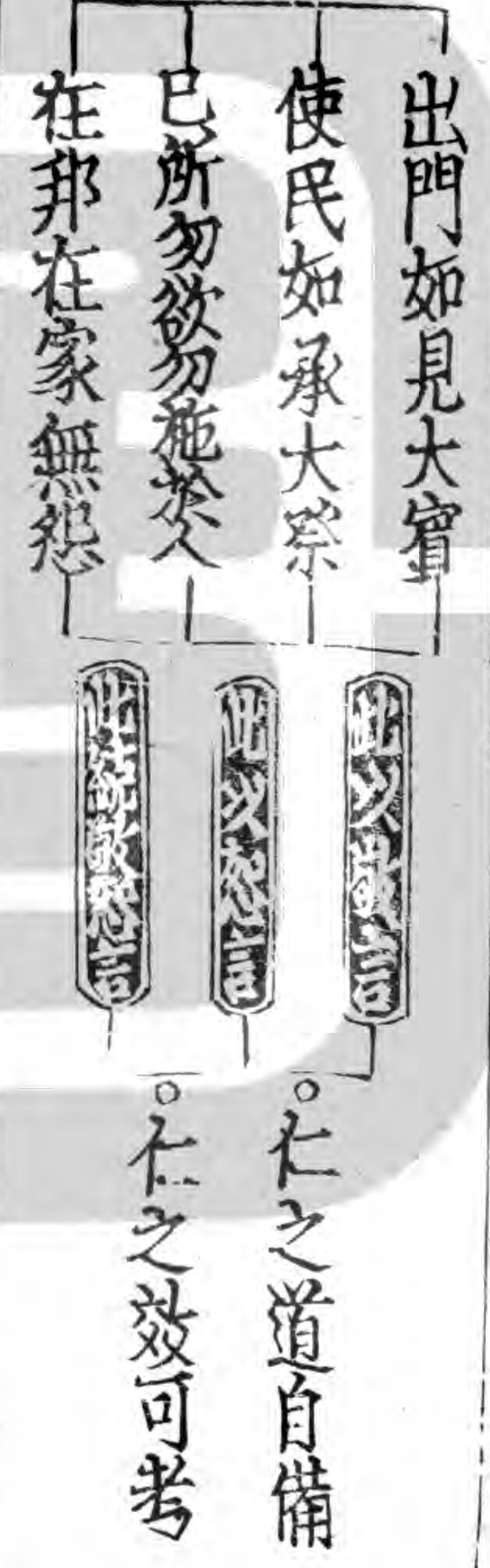
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

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語錄乾道



為坤道靜重而特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知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傲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故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者，敬怨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怨，雖不自見，是着不得。永嘉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着力淘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馬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仲弓問仁。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難徒回之弟。宋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

下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錄：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字者，即

易言語是也。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訥是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的，動動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

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此心不

放，便有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

通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文集：這是司馬牛身上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討。

閉之而不出也。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為。心存則易。心存則揚。

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語錄：仁者心

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

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睡。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大

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

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

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

去。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

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

縮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

致思焉。語錄：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個

一門言。認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

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私其精義。而不以語

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

竟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

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

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仁。

以言之難言 有所忍而不易發

以為之難言 有所存而不苟動

皆德之自然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馬氏曰：內憂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并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

遽以為易。去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排遣之也。語錄：牛

塊然。類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

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



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語錄子夏  
開黃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一箇曰。此子夏竟牛之。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  
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親若推其厚。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  
地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共一箇。大地觀  
之。兄弟之情。安能及得。兄弟之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則  
活帶則死。凡圓底便活。而不自知也。○輔氏曰。觀喪明事。則  
不同。然其為夏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一耳。○通曰。  
西銘亦曰。民吾同胞。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何  
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至曰  
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  
以辭害意也。

兄弟。

以司馬牛之言觀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故以其不能保躬

以子夏之言觀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此欲勉其修身故以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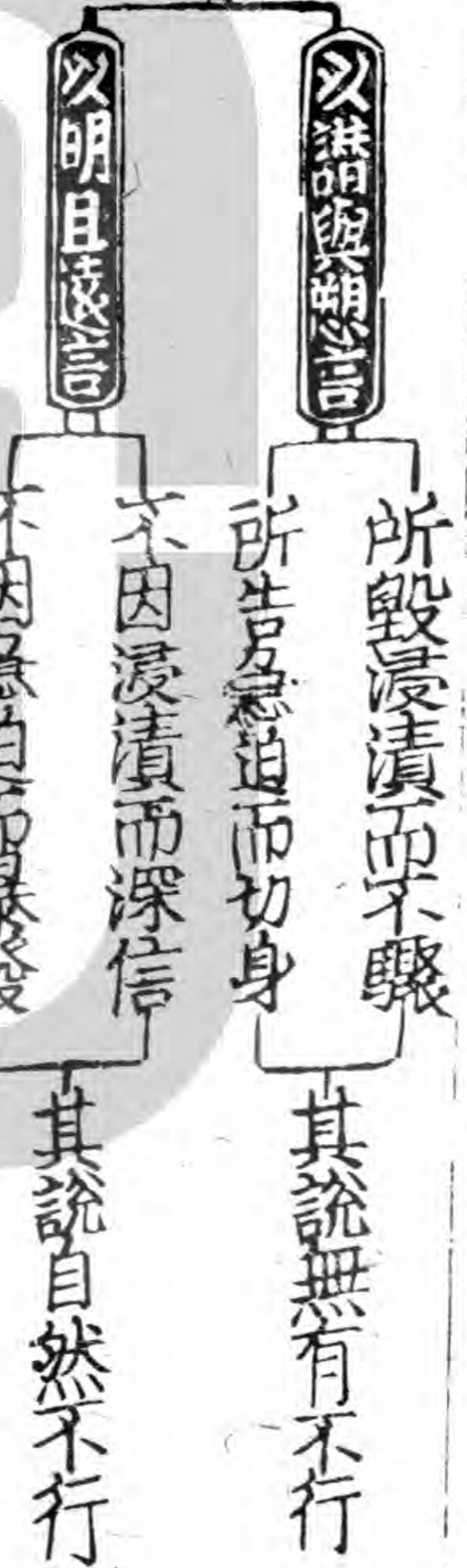
蔭反愬  
蔭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血不驟也。譖毀人之行  
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  
災者也。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  
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錄諸是諸人。是不干已底事。  
言令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齊。愬是愬切。已底事。閉  
慢人便說。被入打波人打便說。被入要殺。蓋不如此。不足  
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日  
浸潤之。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  
見其心之明。謂明而不蔽於近矣。謂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研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  
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  
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蘇氏曰：謂明之至也。蓋明者，其來者，舒緩而受之，則其來者急迫而得其一急緩矣。○鏡氏曰：視遠者，其來者，舒緩而受之，則其來者急迫而得其一急緩矣。○鏡氏曰：視遠者，其來者，舒緩而受之，則其來者急迫而得其一急緩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及於此。所以朱子推本而教之，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六六上於信皆足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張問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及於此。所以朱子推本而教之，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六六上於信皆足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声。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上声。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上声。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上声。下同。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立，謂立於世也。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立，謂立於世也。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

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本質是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情其失言也馮氏曰鄧析謂一而言而非駟馬弗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

反胥失之矣魏氏曰此章當作二條看子成之意欲盡去

亦豈所以論君子之賢否哉君子曰質勝文則野文

文質之辨

以子貢所言觀

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  
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

矯子成之弊而過於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齊

曰稱名者無人對君之禮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

合作計畝均收應通也均也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章集

逐畝什取其則為什而取二矣魯自宣公稅畝又

逐畝什取其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取





國用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食不在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加賦 徒欲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日三省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爲入道之門戶也主忠信則其徙義也而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語錄主忠信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日所爲未足明日見得今日未入是處使從不是處遷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愛惡之私而後之死生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不能自定而一死交戰於育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張氏曰推此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饒氏曰辨惑向不教之辨崇德屬行辨惑屬知○先師曰欲人生死所謂辨也○齊氏曰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爲准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向難之有况欲大生死又惑之易辨者哉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

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極是○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日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主忠信

此所謂崇德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也或問半言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  
兩詳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子路忠信明決故言  
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  
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能欺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  
無以斷於臨時

###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  
言而記此以見反形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

○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以句繹奔魯句繹音溝曰使季

路要平我吾無盟矣去聲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

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通證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

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由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而信子路之一言子何厚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

### 子路

以片言折獄言

無有不信

所以取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

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反形聖人不以聽訟

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張氏曰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

以聽訟猶人言

治其末塞其流

非聽訟之聽

以必使無訟言

正其本清其源

以無訟為貴

訟

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一語便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

者使是事要此心長在做上不放則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則表裏如一先師曰君如居

敬之居存諸心也如此事要實故集註云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

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難與並為仁其未仁或謂

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

矣宜夫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輔氏曰非不欺之誠

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無輕絕人愛民以不

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但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

○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降且若為政之際曰

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馬氏曰子路勇

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勸終怠故竭

告之

子張問政

以居之無倦言

存於心

始終如一

此亦教子張之失

以行之以忠言

發於事

表裏如一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曰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通曰誘掖以作之於於未成之際君

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鄭氏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

規戒掩覆以止之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

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也君子之所好

薄故待人之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

是惡而亦欲人之齊其惡○黃氏曰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

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

君子小人。

以君子之言

成人之美

所存厚所好善

用心不同

以小人言

不成人之惡

反是

所存薄所好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此以通折之理言。○胡

氏曰：魯自中葉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

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從前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

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一

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字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設之

肯為必不。○胡氏曰：季氏竊柄。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

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

嫡事見。形句。春秋傳。左傳哀公二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

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

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以告而正當桓子。如朝告曰：夫

康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則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共。劉

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當也。公使共。劉

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

乎。通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下三章當通看。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

偃音越也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則字代本○尹氏曰殺之為言

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書第五倫傳而

况於殺乎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由之未有不趨於

篤而已馬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

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尔惟

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或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

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弟兄弟悅其友凡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典吉之將以發

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多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

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求聞於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內主忠信質而所行合宜好義審於接物觀察言而卑以自牧

下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語錄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

人矣愚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竟也聖人

好義則事事區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乃是更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  
意說將去更不能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  
是自高更不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夫大抵人之為孝須  
是自低不做將去總自高便不濟事○饒氏曰質直忠信底  
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  
合宜更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  
張常愛居人上故告  
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語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疏將去專以大意氣加  
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止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  
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  
必問此說却好○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  
色專上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  
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以合於仁揆點他行已處  
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輔  
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各生於實

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於之意日生而進修  
之力日怠矣二一者雖若相以然所行通達者各言自然者聞  
各言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齊氏曰以  
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  
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而內實無也○通曰聞  
著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  
取則是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而不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声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  
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  
况後世乎

聞達不同之別

以幸言

質直好義

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

色取仁行違

此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論語十三廿三

此不務實而專求名之事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

之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

積而不自知矣語錄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

這意思便便甲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些子利害計些子便宜

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功利計較之心故如何可以崇德蓋合故底

便自崇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語錄須

而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改其惡若總檢點他人自

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總有心去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

日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

此辨惑者所以樊遲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

所以救其失也得鄙則各於責已粗則暴矣而不能忍止忿

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惟有利

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反悉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

脩感物而易去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

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先師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

答異何也曰子張務身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着實做工夫

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李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知字去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語錄問愛人知

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曰

樊遲未達

曾氏曰曾氏各成字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音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舍故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

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錄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

在能使在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與仁裏面有知如知而

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則去愛他不得

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悟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

後來子貢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

使在者直二句方是申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

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卒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

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卒直則此天理之公是亦

仁也直在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

衆人之在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声見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

理未曉能使枉者

子夏曰富哉言乎直之兼言仁

數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自息心反陶

伊尹湯之相去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

仁知而言矣錯於衆而卒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率直

者直矣夫子一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

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致

○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  
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  
不知近也鍾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如包含無  
值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  
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  
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又問矣既問  
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通曰知人愛人是  
直錯諸枉能使直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用蓋仁包義禮  
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裁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  
知仁又自相爲仁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去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辨而見疏子曰朋友則自辱矣  
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  
未能從之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官止未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  
然生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盡致  
人非深交而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盡致  
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  
而聞者不許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  
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爾○熊  
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忠告  
善道  
不可則止  
○有取辱之幾  
○乃責善之道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齊軒蔡氏曰

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輔氏曰爲仁由己朋友但能  
輔助我以爲仁而凡○先師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  
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  
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爲吾知行之助如此則所謂益友  
乎○通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  
之益也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君子。

以會文言

講學——道益明——

此知之事

以輔仁言

取善——德日進——

此行之事

論語卷之十二

